

# 蹬踏熙春山

□戴建明

在邵武城西,有一座山,两个名字:登高山与熙春山。它不仅是自然的馈赠,更是一部承载千年历史与文化的厚重典籍。

从西门北行百余步,一座灰瓦朱柱的牌楼矗立眼前。上方悬一由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方毅题写的“熙春园”匾额,三字大方豪迈,为胜境锦上添花。熙春山海拔虽仅二百六十五米,却有“樵川第一峰”之称。这并非因其高,而是因山上名木参天,更因那源远流长的人文底蕴。

一个惠风和畅的早晨,我穿过牌楼步入园中。一片白玉兰树格外醒目,树冠堆雪团云,如立于空中的画卷。石板路东为“园中园”,西为“熙春山”。“园中园”中央是一方荷花池,四周分布着桂花厅、春舫、观鱼亭等建筑。白玉兰倒映池中,随风漾动,美不胜收。若到深秋,山上浅黄、深黄、浅红、深红的树叶倒映水中,恰如一幅色彩绚丽的油画。步道北面,李纲雕像昂然耸立,沧浪阁临溪兀立。

拾阶而上,台上方照壁正中书“熙春山”三个大字,笔力遒劲,乃书法大家沙孟海所题。

沿蜿蜒石阶上行往松轩阁。石阶两侧枫香、香樟遮天蔽日,叶片在风中簌落细碎光斑,在石板上织就流动的锦缎。“松轩”二字为李硕卿所题。此处因大片松树环绕得名,松涛摇曳,松涛阵阵,如大自然演奏的乐章。置身其中,听松品茗,可暂忘尘世喧嚣,尽享山林之乐。

登上峰巅,六虚高啸亭便在眼前。“六虚高啸”匾额出自陆俨少之手,古拙奇趣。站在亭中凭栏远眺,富屯溪如一条玉带蜿蜒,城区风貌尽收眼底。

“六虚”之名,或源于古代养生吐纳之法的“六字诀”。在这高山之巅,吐故纳新,放声长啸,尽显与天地对话的豪迈。

从六虚高啸亭往北下行,来到半山腰的熙春台。清晨站在此处,可赏红日初升。北宋知军张师忠首建此台,后历经扩建,承载了多少古人的登临之兴。南宋戴复古、王埜、严羽曾在此吟咏,戴复古留下“千山表里重围过,一水中间自在流”的千古名句。熙春山,正是因这座熙春台而得名。

六虚高啸亭向西,是一条砌于山脊的石径。庄重古朴的越王台掩映在新叶初萌的鸡爪槭间,两侧的翁仲形神兼备。越王台原址在水北越王村,是汉闽越王余善的狩猎地,前些年移址于此。张爱萍将军题写的“越王台”匾额,草书笔力雄健。登台眺望,仿佛能穿越时空,看见当年闽越王的英姿与将士的威武。这里不仅是历史的见证,更是邵武人对古代辉煌的铭记。

离越王台不远,便是风雨亭。“风雨亭”三字由朱以撒书写,字体隽永。这座亭子历经风雨洗礼,静静伫立,为过往行人遮风挡雨,宛如一位默默守护的老者。亭子东侧是一片桂花林,每至秋日,金桂盛开,清芳四溢。坐于亭中,清香沁人心脾;走进林中,花朵簌簌落于发间,令人满心惬意。

继续前行,能看到省委旧址纪念碑,由叶飞题写。碑身庄重肃穆,让人对革命先辈肃然起敬,他们留下的奋斗足迹,是邵武历史中浓墨重

彩的一笔。

行走在山脊石径间,山坡沟壑松杉挺拔,绿意盎然;石径旁,杜鹃、山茶、广玉兰、樱花点缀其间。绽放的鲜花将山脊装点得绚烂多彩。一路上,蝶舞鸟鸣,热烈与清幽在此融合。

最后来到醒翁亭。“醒翁亭”匾额为高清所书,雄强豪放。明弘治十二年,知府夏英始建此亭。亭前有牌坊,匾额书“与民同乐”。“醒翁亭”得名于夏英“饮酒不醉”的自律,喻其“寄情山水而心系民生”的为官之道。这与欧阳修“醉翁精神相通:醉者超然物外,醒者济世务实。百姓铭记的清廉丰碑。

自北宋将邵武城迁至今址,已历千载。城墙曾筑于熙春山之上,文人墨客自此开始吟咏它。志书记载,历代吟咏熙春山与西塔山的诗文多达四十四首(篇),诗人二十八位。清代龚正谦的一副对联,更是写尽了这两座山的形神。上联:“放开眼孔,看晓日上,夜月正圆,山雨欲来,溪云初起”;下联:“洗净耳根,听林鸟争啼,寺钟答响,渔歌唱晚,牧笛催归。”四十二字尽揽山水神韵,动静交织,遂成全国名胜名联。

这座山是邵武的肺叶,以绿意过滤尘嚣,亦是城市的记忆芯片,存储着从战国箭镞到现代文明的图层。严羽诗中“清泉白石皆吾友”的意境,在机械轰鸣的时代依然鲜活。当你在青石阶上坐下,听松涛与市声在耳畔和解,便懂得了熙春山真正的神韵:它从不远离红尘,只以草木的慈悲,为奔忙的靈魂留一处吐纳的缝隙。

# 古村

□吴衍连

镶嵌在山坳里的一颗明珠  
青瓦黄墙是先祖的底色  
悬于檐角的花纹,缀着文艺的注脚  
被岁月磨亮的青石板  
刻着唐朝的时光  
篱笆墙编织村里的人文关怀  
一列列码得齐整的木柴  
点燃人间烟火,不变的图腾  
听风读雨,围炉煮茶  
茶烟中透着明媚  
裹着半院的安详  
琳琅满目的商铺藏着旧时光  
每个精致都是生活的寻常  
门前空地新立的亭台  
映着鸡犬相闻的清晨  
听三餐四季的私语  
伴茶余饭后的舒展  
看孩童追逐逐浪



# 雨落枇杷青渐黄

□张晓敏

一场夏雨,从傍晚一直下到天亮。雨水洗尽尘埃,空气中也带着沁人心脾的微凉。漫步闲行,目光被院墙内的一株枇杷树吸引。

枇杷树枝叶层层舒展,像撑开一柄青绿大伞,浓密繁翠的叶片,在雨后晨光里鲜亮欲滴,满眼皆是生机勃勃的绿意。整株枇杷树静静伫立在僻静角落,安然沐着晨风。

抬眼凝望枝头,枇杷缀满枝丫,果实一窝挨着一窝,紧紧簇拥在一起,圆润饱满,果形匀称周正。眼下树上大半果子依旧裹着青涩外衣,少量果实褪去青碧,慢慢晕染出浅嫩黄,处在将熟未熟之间。淡淡的清甜果香已然悄然弥漫开来,让我驻足流连,满心期盼早日果香满枝。

昨夜残留的雨珠簌簌滚落,清润气息扑面而来。望着眼前这一树待熟佳果,悠悠乡愁悄然涌上心头,思绪不由自主飘回到故乡。

那些年,我居住在乡间时,老家庭院之中栽有两棵长势好的枇杷树。枝繁叶茂,年年果实盈枝,母亲总会挑那些成熟的枇杷果,放在篮子中,等着我回家品尝。自家院里结出的枇杷,带着田野乡间独有的天然风味,酸甜交融,略带一丝清浅涩意,果肉厚实饱满,口感朴实纯粹,是年少时光里最难忘的乡间滋味。

父母去世后,便再没有吃到老家的枇杷。平日里嘴馋总想一口清甜,只能走进超市挑选售卖鲜果,或是线上网购外地运来的枇杷果品。外地枇杷纵然个头硕大,品相精致好看,细细品尝之下,总觉得滋味单薄,少了老家独有的醇厚鲜香,终究吃不出记忆里那份纯粹的欢喜。

这一处院中的枇杷树地处偏僻,平日里少有路人留意。无人攀折惊扰,它便顺着时节自在生长。想来不需几个晴天暖风滋养,满树青果便会尽数染金。

枇杷素来是人间佳果,果肉清甜可口,树姿雅致,叶形秀美,形色兼具雅致风韵,自古便深受文人雅士喜爱,屡屡入诗入画,成为寄托心绪的经典草木。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写下“深山老去惜年华,况对东溪野枇杷”,借一树枇杷感慨流年岁月,叹惜时光匆匆。宋代杨蟠亦有诗句吟咏枇杷风物,盼鲜果成熟,重拾春日闲情雅趣。

明代文震亨在《长物志》中,更是对枇杷赞誉有加,直言枇杷株形叶片皆惹人喜爱,成熟之后色如蜜金,滋味绝美动人。枇杷四季常青,枝叶葱郁繁茂,历经寒霜依旧苍翠不改,品性堪比松竹,自带清雅坚贞之气。待到硕果成熟,满树金丸藏于碧叶之间,景致雅致动人。近现代诸多书画名家,如齐白石、吴昌硕、赵之谦等人,都偏爱挥毫绘枇杷,以一树青黄佳果寄托心中恬淡心境与高远志趣。

世间万物皆有时序,草木生长自有规律,就如这满树枇杷,从青涩懵懂,慢慢沉淀养分,缓缓走向金黄成熟,急不得,催不得。人生亦是如此,不必急于求成,不必执念圆满,沉下心来静待时光,默默积攒力量,终会褪去青涩,收获属于自己的甘甜与圆满。

一场夜雨润草木,一树枇杷寄乡愁。寻常巷陌间的一树鲜果,藏着平淡日常里的清雅闲趣,一缕淡淡果香,牵动心底最深的故土情思。风雨流年,草木有情,一树青黄枇杷,藏尽人间烟火暖意,也藏着一生割舍不下的故乡温情。

万朵一时开 (水彩画) 多宝鱼作



# 微雨念山

□双鱼

念山的晚炊 在微雨中  
放慢了游人的脚步  
云边铺子里的糖葫芦  
把孩童的雀跃串成  
周末的喜悦  
向云端的露台上  
有人用吸管搅动咖啡  
菜畦与梯田若隐若现  
似一幅未装裱的古老水墨  
在念芳华相馆的光影里  
靛蓝的色调与池塘的红鲤鱼悄然交织  
那些镜头下流转过  
的记忆  
晕染出时光独有的画面  
梯田人家的灯火,次第点亮  
瓷碗碰撞的瞬间  
在书写着这里始终自由的风

# 云上梯田

□美夏



GREEN  
绿色生活, 低碳出行

